

家事传真

妈妈的酸菜面



侯红奎

如果你是绛县人,那对酸菜面应是情有独钟吧?我就是如此,从田地干农活回来,饥肠辘辘,一碗地道的酸菜面便能抚慰我的胃,让我满足不已。因为这酸菜面里,有浓浓的母爱和亲情……

每年进入立冬时节,街上的芥菜也热销起来了。在农贸市场或小摊小贩那里,随处可见芥菜的身影,叶子翠绿,根部发白,陀螺般的形状,肉嘟嘟的。

秋收冬藏。每年这个时候,我家都要去采购几十斤芥菜回来,填补冬天菜肴的稀缺。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,但我仍然会买上一些做酸菜,重温小时候的味道,即便我媳

妇没时间去买芥菜,我也是一定要去的。年年如此,似乎成了一种仪式,媳妇也就顺从了我的心愿而去市场采购。毕竟女人心细如发,买回的芥菜都是比较干净的。

把芥菜上的泥土先清洗干净,茎叶用刀切碎后放入盆中,然后再把芥菜根(我们本地叫“芥菜疙瘩”)用擦子擦碎,放入一个大的瓷盆中搅匀,再浇入刚烧开的开水,放置几天就会自然发酵出酸酸的味道。如果还嫌不够味,可以适当兑一两碗煮面条剩下的面汤,搅匀即可。将酸菜放置在阴凉处,千万不能放在温度高的地方,因为酸菜是怕热不怕冷的。再说,如果空间温度高,酸菜会酸得难以入口。

酸菜呢,是最忌讳油脂的,千万不能有油脂溅入,否则,酸菜会很快在表面结一层白色的毛,继而,会变软腐烂。

在我们绛县这一带,除了芥菜可以做酸菜的原材料,还有一种叫芥菜的野菜也可以。酸菜在我们这里土名叫“致富”“霍菜”。直到现在,我们家人叫法都不一样。父母叫它“致富”,我和媳妇则叫“霍菜”,孩子们不会说土话,便按城里人的说法,叫它“酸菜”。我不知道哪种叫法比较合规,但我的老辈人

和下辈人的理解是不同的。

我父母那辈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,过去的日子有多苦,日子有多难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。

记得我小时候,每年冬天吃面都是用酸菜调拌,那个味道一直让我感到温暖。那时,缺油少面,妈妈舍不得多倒一点油,总是滴一点点,炒点葱花,再把辣椒往油锅里一爆香,然后就把盛好的一大碗酸菜倒进锅里,白白的面条都让父亲、我和妹妹吃,母亲不舍得去尝一口,总是先填饱我们的肚子。母亲总说,父亲干的活计太重,我和妹妹又正在长身体。一碗酸酸的面条,包含了母亲对我们浓浓的爱,以及对未来幸福安康的期望。

芥菜年年岁岁栽种成长,每年的酸菜我仍在做,而母亲却伴随着光阴的年轮,岁月的蹉跎,渐渐老去。酸菜酸、绵、香的独特味道,是任何味道都代替不了的,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。因为这里面有母亲的温暖,也有春天播种的希望,有夏天成长的守护,更有秋天收获的喜悦,所以我岁岁年年从不敢忘怀。妈妈的关爱,是我一生勤奋劳动的动力,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恩情!

老年文苑

乡情无价

余振中

乡情是一幅水墨的图画,平淡之中尽含情趣;乡情是一壶醇香的老酒,喝了上头,醉在心头;乡情是村里人特有的品质,贵似黄金,温暖你我……

乡下人坦诚、热情、善良,重感情。老大伯从地里摘回一筐菜,走到巷里,给东家一个南瓜,给西家两个茄子,回到家时剩无几,心里却是格外满足;邻家的大嫂做了好吃的,给巷头的爷爷盛一碗,让门口的孩子尝一尝,你要夸她两句,她笑得脸上像开了花。谁家有人生病住院了,乡亲们买上礼品一个个前去看望,而且必须是前半天,诚心诚意;谁家媳妇生了孩子,大婶大嫂又拿上鸡蛋红糖上门看望,当然要避过四天六天,图个吉利。若是谁家活干不过来,大家都会帮助突击一下,决不能看着人家误了农时造成损失。你要有急事或上地里没人管孩子,送到邻居家就绝对放心。过了做饭时间你匆匆赶回,发现你的孩子正和人家孩子挤在一起,端着饭碗吃得正香。就是你有事外出,家里来了亲戚朋友,门口的人也会热情招呼,让客人先坐在自己家里,倒一杯热茶或切开西瓜,让人边吃边等。

以前村里人修房子都是“情做”,即请人过来帮忙干活,只管饭不给工钱。事主每天晚上根据工程需要出去问人,要大工有大工,要小工有小工,村里人轮流过来帮忙。有的关系铁的甚至会十天半月地天天出勤,以尽自己的一份情谊和力量。

最热闹的是过红事。快过事的时候,热心的厨师先到主家看好地方,上和黄泥,砌好茶炉和填火炉子备用。本巷的人早早过来帮着准备过事的用具,去东家抬个铁炉子,去西家借个大案板。入事的前一晚,理事的人把各项活计都要作安排,谁来看客,谁来记账,谁来烧火,谁来端盘,分工明确,责任到人。入了事,总管、理事全力操持,一切都按计划进行,一定要确保各个事项圆满完成。事过完了,大家还要集中起来拆帐篷、装桌凳、打扫卫生,不收拾干净不回家。

最感动人的是过白事。谁家死了人,门口的人第一时间先到场,帮助给亡者穿衣、剃头、落炕,布置灵堂。外巷人闻讯,拿上纸钱一拨一拨地前来吊唁。白事活比较多,先要派人出去报丧,同时安排人打墓,然后拉菜、拉馍、搭帐子,样样活都要到位。最考验人情的是抬棺。出殡的时候,先把棺材从屋里抬出来,因房门窄小,便先由体壮力大的人扛大头,抬出家门后把棺材放在专用的架子上,然后一个角两人,八个人抬起木杆起灵。抬上一段乏了,下一个赶快换上。有的坟地远,小伙伴们多换几次,再累也要抬到地方。村里年长的人提前从家里拿上锨早早等在墓地,棺材下葬后人们争着上前铲土填墓,很多人干完活扛着锨直接回家,连席都不坐……

近年来,社会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,种地、打药、收割都成了机械化,出钱就行;有人工的活也成了承包制,按天或小时计费。盖房动工完全承包给工程队,根本不用你上手帮忙。过事越来越省事了,厨房承包给一条龙服务队,再不需要为择菜、洗碗、担水烧火而忙碌;埋人也是一条龙,连打墓带灵车、吊车,再不用挣一身热汗去抬棺了,甚至填墓都不用锨了,铲车开上去不一会就填好了。人来到事里,没有具体的活干,只好抽烟聊天,喝酒划拳。人是轻省了,但事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很好的关系因为无事可干反而觉得有些冷淡和尴尬。好在乡亲们的那份古道热肠还在,那种关心关爱依然,对过事还是那么重视,尤其是白事,不管身在何方,不管成本大小,电话一打都要赶回来,哪怕没啥事干,也要亲自到场,为逝者送上最后一程。

这就是我们的乡村,这就是我们的乡情,它是那么纯粹,那么质朴,那么真诚,那么感人。乡情可贵,乡情无价!

孝典

张平

两井相邻分苦甜,地层构造属自然。
双泉之液有空间,舜王捞簪费周旋。
潜水逃命皆本能,哪知此举得安全。
古今传颂当孝典,世人尊称为圣贤。

10月29日《运城晚报》12版刊载《双眼井》读后有感作

俏夕阳

马银枝与她的菊花棚

王志英

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,我和老伴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盐湖区金井乡谢家营村马银枝的家中,“你来得正好,因为可能有雨。今天我们没有进城去卖花……”“今天我可算是逮住你了,昨天我们就来过一次,巷口老婆告诉我,‘不巧,她和她丈夫进城卖花去了’。”

马银枝,我村南头马正换的女儿,长大后嫁于谢家营村郑纪中为妻,因为我和老伴长期居住在运城,同她并不熟悉。由于去年我在村集上买过她两盆菊花,才成了只见过一面的“熟”人。

说话间,我们走进了她的宅院中。

宅院中,搭建有一个菊花花棚,大约有七八十盆,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红的、粉的……千姿百态,争奇斗艳。

没想到一个农家妇女竟成了养菊花的能手!

“菊花,朴实无华,气质非凡。”马银枝说,“它不像月季花那样应月而开;也不像牡丹那样天姿富贵,而是开在百花凋零的季节,在秋风中亭亭玉立,在初冬中傲立风霜,表现出一种‘我花开后百花杀’的傲骨气质。”

是的!菊花没有桃花的轻佻,也没有芍药的艳俗,更没有牡丹的霸气和梅花的傲气,同红叶凌霜,与青松为伍。所以历代文人志士多以菊花的品德自励自勉,对菊花倍加吟诵,如屈原的“春兰兮秋菊,长无绝兮终古”,陶渊明的“采菊东

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苏东坡的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等等,都是脍炙人口的吟菊名句,而毛泽东同志的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的诗句,更给菊花赋予了另一种含义。

我站在菊花棚中,看着菊花无拘无束盛开,蓬蓬勃勃地怒放,意趣盎然地摇曳,虽然谈不上风情万种,也把整个宅院装饰得绚丽清香,虽然没有牡丹的浓艳,却有着自身的高雅纯洁。

“看得出,你是个爱养菊花的人。明年你就不需要来买了,只需要采取扦插繁殖就行。所谓扦插繁殖,就是利用菊花的分生机能或再生能力,把现在的主体枝条剪下来,在适宜的条件下,让其生根长成新的植株。”马银枝侃侃而谈。

“就是把菊花枝剪下来插进盆中的那种办法吗?”我问。

“是,很简单的。”

我马上就有一种感觉,“这个卖花女人不一般!在卖花的同时还教人怎样‘育花’,是个很简单的女人!”对她的大方、慷慨、无私,我很敬佩!

菊花的花瓣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我在马银枝的菊花棚中仔细观察,有单瓣型菊花,如黄菊和白菊。这种类型的花瓣形态较为简单,整体呈现出圆盘状或扁平状,薄而细长,犹如细丝般柔软。有重瓣型菊花,花瓣层层叠叠,形态复杂多变,肥厚且有质感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花形。根据花瓣的堆叠程度,重瓣型菊花又可以细分为多层型和绣球型



等。多层型菊花的花瓣层层叠加,形如盛开的宝塔。而绣球型菊花则呈现出一个球形的外观。有球状菊花,这种类型的花瓣紧凑成球形或椭球形。它们通常喜阳光充足的环境,适合盆栽种植。也有管瓣型菊花,这种类型的花瓣呈现管状。它们通常喜凉爽气候,适合庭院种植。还有畸瓣型菊花,花瓣形状特别,主要分为毛刺瓣、龙爪瓣和剪绒瓣。我最喜爱畸瓣类,因为它耐看,给人一种遐想。

“其实,这些丰富的花瓣形状使得菊花成了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花卉。”马银枝说。

梅、兰、竹、菊号称“花中四君子”。菊花分为大菊和小菊,花期一般一个月左右,有几千个品种,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。

菊花还可以入药。有清热解毒、清肝、明目等功效,可以治感冒,还可以净化空气,杀死蚊虫。因此,我爱菊花,常常与菊花为伴,秋冬之季,家里总要养几盆菊花。